



洪翼靖奏藁
五

黜陟類
薦譽
差除
官方
附雜歧

カ 1
3481
5

共十八



3481
5
3103
卷 8-5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九目錄



黜陟類

薦譽

差除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九 目錄

德澤書卷之五
之志位至台司而任當世之責勤勤懇懇國耳公耳
以仰贊我先王五十載巍蕩之治古者黜陟擬議
於心不泥於法公之謂歟遂哀公所奏爲黜陟類其
目凡七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九

黜陟類

薦譽第一

御製引

以一人之聰明御九重之邃嚴思得天下之賢才共
天職而代天工苟非疑丞輔弼爲之先後則曷以致
茅茹彙征之美虞廷九官之讓尚矣公叔文子之臣
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趙文子舉筦庫之士七十餘家
夷吾顯於鮑叔百里得於禽息外舉不避讎內舉不
失親君子以爲一官三物易所謂咸臨貞吉志行正

也書所謂舉能其官惟爾之能也 國朝盛際 聖
人在上治教休明俊彥登庸天地精英之氣盡萃於
朝廷而在公卿大夫之列者愛好人倫汲引善類鑑
裁公平風流弘長以之布列簪紳賁飾黼黻閎才碩
德歷落相望以白衣而叅集賢學士任元濬也以蔭
郎而請湖堂賜暇金湜也以儒生而頒內局珍劑李
元翼也南智出自門蔭而以黑頭拜三公李舜臣跡
賤禁旅而由下邑超大閭經學則金應箕史學則趙
之瑞詩學則曹偉者講官無越俎之嫌十申用旣不
能當一鄭光弼者大臣有舉笏之美先正李文成列

書窓間登筵臚陳故相張新豐會議公廳臨政盡授
祖宗朝用人薦人之盛偉然可觀竊稽公奏藁前後
所薦似者未必人人是極一代之選而或以政事或
以文學或以地望要皆程能量職其難其慎以公而
不以私爲官而不爲人古人所謂只具一隻眼一副
心者公實近之顧予夙夜苦心急賢如渴虛襟於緇
衣之改爲側席於白駒之言秣稷闌厝楔咸思適用
毛髮絲粟尙恐不遇此所以惓惓於初元綸音也邇
來二十餘年晉于朝者亦豈無一二賢能之士而百
度壞廢庶職瘠曠文體日下而風雅之音漸微戎備

日疎而干城之才莫聞朝無謇諤之士吏鮮循良之績除擢相續位著猶乏舉措多乖物情不厭此固予一人求人不至之過而舉賢不能先諸臣之慢也有政府焉有銓曹焉有太學薦焉有諸道薦焉東有清淑之鍾西有弓馬之業南是鄒魯之俗北是豐沛之鄉一代之才治一代之事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言今之在廷者以公奏作一部山公之啓事則庶矣

自丙寅至己丑凡八十九條

辛未春 上曰水原前前望誰也公御將對曰文臣

也今番差名武爲好而趙東漸李義豐外將擬望則

以下
薦

鄭纘述李彥祥具樹勳三人而樹勳堅確矣 上仍特除具樹勳

秋公御將奏曰御營中軍李景喆移除外邑當品中

亞將可合之人甚乏勢將陞品差下矣 上曰有誰

可爲者公曰臣與都提調相議以李章吾爲定蓋章

吾地望履歷久宜擢用而尙今未果矣 上曰今寧

邊乎此人陞擢之議久矣陞品可也

甲戌春 上以湖南湖西可合釐正者 俯詢于公

公均堂對曰李成中可送湖南李益輔可送湖西矣

丙子冬 上曰李成中見在何處若不入來與尹著

東一類矣予當使之入來矣公備堂時對曰如李成中者宰臣中實未易得如欲任事則捨此人而其誰也自 上有別般開釋之 教然後成中方可膺 命矣

辛巳夏公右相時奏曰臣之前日所帶提調之任并為

許遞伏望 上曰何處提舉耶公曰平市 宗廟矣

上曰當許副而重臣中誰可代卿者公曰臣不敢薦人矣 上曰過矣將望備局亦薦之但言某人之可

合何妨耶公曰自 上若有 下詢則或可仰對而舉人薦之則決不敢矣 上曰金相福何如公曰好

矣而洪啓禧韓翼暮李昌壽皆可為之矣

秋 上曰此時講官當另擇矣公右相時奏曰臣於頃

者以金相翊洪樂純仰達而自 上教以金相翊必

為才操才操與否臣何敢質言必無而樂純少也不無少也之戒矣今則折節為佳士奇峻可尚矣 上

曰然乎 上曰頃年度支望前領相金尚魯薦二人乃

金陽澤徐志修也故右相閱百祥薦二人乃尹東度金

相福也今戶判歷試則果多堅緻矣金陽澤其年漸多而漸有乃父儀狀可嘉而為人疎脫至於度支如

縷飛之政似難綜理徐志修為戶判則必以某事易

見敗於予而分數亦與金陽澤相近矣公曰志修雖無邊隅素有爲國誠意矣上曰然矣公曰故右相前領相各薦宰臣二人而其二人則已用之二人尙未升擢矣上曰予將用之差前差後而其用則一也今有何闕乎公曰秋判方有闕矣上命徐志修特授志修先退上曰此人有古人氣像但無邊隅頃者戶判有闕時予亦思之而此人若爲戶判必頻頻被推故止之矣公曰戶判難得必也久任責成可矣上曰徐志修恢恢於秋判矣公曰此人以乃父之子決非誤國事之人也非但止於秋判者也上

曰予爲銓衡儲望矣公曰其內外從俱有重望矣上曰金致仁乎有其父之風而予以爲反復勝也公曰其薦中一人才品文望亦合大用矣上曰其父則奉承傳王固執而予嘗以廚院提調與之同事矣金陽澤於銓衡則似或易撓於人於度支則似不足矣公曰其人素有操守決非撓奪於人者亦未必不解事務也且官至文衡未有不爲正卿者也上曰吳瑗則止於叅判矣公曰故右相爲國盡忠其所薦至公如戶判嶺伯皆可用之人也上曰故右相之許國予未嘗忘之矣

秋 上顧大司成趙明昂曰今日吏戶判外更無入來者而彼宰臣入來誠許國者也公右相奏曰誠然矣備局公事臣每委之於彼宰臣而頃者有司堂上之窠臣有姻婭之嫌未敢差之矣 上曰大臣之言何其小也何論親嫌當於用心處觀其公私矣公曰此後僚相若出可以見差耳 上曰卿時俗大臣此亦衰世之意也

秋 上曰西北伯有闕誰可代者卿有薦望乎公右相對曰李益輔韓翼募李昌壽可合矣 上曰李昌壽為人最佳矣公曰北伯之代則臣與南泰齊周旋

藥院其人有士夫規模清簡可用矣當品中元景淳可合而臣意則欲送南中矣金尚詰新經畱守姑當居內無已則鄭弘淳可矣 上曰韓翼募亦好矣其望復為誰公曰李益輔也 上曰鄭弘淳與乃叔鄭判敦寧相似矣公曰西伯每以病不遞為憂云矣今得遞矣 上曰西伯稟弱矣公曰西伯體不勝衣而其中則剛矣

秋公領相奏曰趙暉以不行備堂補外矣召還以為北伯首薦好矣 上曰好矣副望誰可也公曰趙明昂誠好而不敢直為仰達矣 上曰以姻婭乎何傷

之有好矣好矣

秋公領相奏曰今聞禁將之言本營當隨駕而中軍

李邦綏移除龍虎將已行亞將之人或有病或在外

無以變通云矣 上曰如此之時當陞差誰可合耶

公曰履歷當次一二人之外如張志恆自是乃祖之

孫乃父之子雖有些少病痛終是 國家倚仗之人

向來西閩末擬似若太驟故臣於其時有所難之今

則雖未赴任既已再除兵使雖陞資不至甚濫惟在

聖簡矣 上曰將之子將之孫何可不用乎以張志

恆為之

冬公領相奏曰頃有 成命以金時默為畿伯好矣

上曰好矣

冬公領相奏曰堂錄既有 成命早晚間當舉行堂

錄乃是一大政不可容私意於其間而曾以文學優

長有仰達者而其人今將不得入選是可惜也 上

曰誰也公曰乃是金相翊而方在被配中臣不敢請

放矣 上曰其為人何如公曰提調似熟知之矣

上曰提調詳奏金相福對曰臣與相翊為十寸雖不

得種種相見為人則果恬靜自守矣公曰甚牢實而

決非動搖於人者也

冬公領相奏曰堂下名官自當漸次陞用而趙榮順李潭徐命天外李瀛亦已陞東壁而其兄既陞堂上故不欲急陞矣上曰卿言甚精矣李潭雖非負國者氣稍勝矣金鍾正頗佳士也公曰誠然矣徐命天極為操心而尤是久勤矣

冬公領相奏曰今日諸道道臣盡得人矣上曰然矣公曰又有一人可用者矣上曰誰也公曰金器大也上曰好矣然無乃太柔乎公曰外雖似柔當猛處猛矣上曰然乎公曰其人似少文華而其才誠可用矣臣所謂文華二字非文辭之文字乃質多

文少之文字矣上曰然則是反好矣

冬上曰灣尹誰可為之公領相奏曰任峻俞彥述

朴師訥具允鉦好矣上曰彼承宣李潭何如公曰

先為試用於此等之任為好而又有可合之人即沈

履之而以其親年為拘矣上曰然則難矣既已停

當當以彼承宣首薦副薦末薦卿等相議為之

冬公領相奏曰判尹尚未差出而望亦苟簡矣臣意

有可合人金致仁今月則過禫矣上曰好矣

壬午夏上曰嶺伯誰可為者公左相奏曰金尚喆

可矣上曰方伯之任太數矣公曰惟經錦伯且無

過此人者矣

秋 上曰陞判金吾者誰最先乎公左相奏曰尹汲當為之矣 上命除尹汲

秋公左相奏曰山林儒賢之招徠誠為今日之急務而衛率任聖周學識高明雖非抄選實是大儒 東宮輔導之責若久任專委則必當有成效矣

秋領相申晚奏曰臣等頃伏覩 東宮所講文義大義則已知矣 上曰渠於講學認以為當為之事矣公左相奏曰果如 聖教而學問之工貴在優游不迫矣日前任聖周入侍而此人極安詳而深於經學

誠不易得之儒也 上曰前日霎見有疎野之態矣

秋領相申晚奏曰西伯之代無可合之人矣 上曰卿等各薦一人可也公左相奏曰韓翼驂李益輔金

致仁為好而翼驂在罷職中致仁在要任此則置之申晦機警解事一番試任則為好而領相之故不敢薦舉矣 上曰金致仁金相福予思之而吏戶判何

可出送也公曰禮判好矣 上曰此則特除後可也道臣特除誠難矣點則在予正二品中混擬以入

冬公左相奏曰近來諸宰不為奏事無憂國之人誠可憫矣 上曰故判書李寅燁閔鎮厚則嘗為之矣

故相李台佐宋寅明則必舉名申飭矣公曰惠堂李昌壽則將上來而有司堂上李益輔金相福戶判徐志修等四人皆可做國事矣 上曰卿既指的以奏予亦當董飭矣公曰李澥誠可用之人而閔百興亦可任國事矣 上曰去夜臥而思之得此兩人矣卿言果如予意但李澥稍弱其弟實勝閔百興規模似異於其兄矣

癸未春公左相時奏曰臣聞有桂坊可合人矣 上曰

誰也公曰李灌也 上顧謂趙曦曰知之乎曦曰灌德水人縣監之子故判書李緯之弟子也博通經傳

人亦豈弟矣

秋 上命加卜曰卿等必有商量須陳之公左相時奏

曰臣等何能明知惟在 聖簡 上曰右相尹東度則

昨年特除乎公曰然矣右相雖承 特除輿望所屬

久矣 上曰第言之公曰有儲望者矣 上曰誰也

公曰向來被罪之人今始入來者矣韓翼 上曰此

人趙領敦曾謂器也之人矣公曰又有資級已高者

即判金吾 特除之人矣尹汲 上曰時判金吾耶又

誰也公曰入侍中亦有知遇之人而大臣一家中人

亦有可任者矣 上曰誰也公曰重臣之兄曾任文

衡矣李鼎輔上曰又誰也公曰正二品中有知遇之

人而履歷不足矣上曰誰也公曰曾以吏叅特陞

吏判屢經戶判而向以馬事被齟於人今以備堂被

削黜之典矣金相福上曰予意欲得繼世之人以馬

事遭人言者正合予意吾之相定矣今欲為特除而

不為矣遂命書入加卜單子公曰此人方在削職

中矣上命書傳教曰前判書金相福特放門黜給

牒叙用公進加卜單子上遂下點公曰今日卜相

得人矣此人心少無撓動必不負知遇矣上曰

然矣

秋上曰通信使望停當可也公領相時奏曰當以吏

議望擬之而或有老親或有相避以金應淳鄭尚淳

取捨好矣上曰兩淳中當商量為之矣

秋公領相時奏曰州牧薦昨已書入矣上曰太簡矣

公曰多則人皆可入亦有難處者矣上曰是則然

矣薦中人誰也公曰李益炫宋欽明趙守諛趙德洙

李聖模矣

秋公領相時奏曰大提學李鼎輔新得老成可幸而館閣

望中一人有拔者矣上曰黃景源耶公曰然矣

聖世無棄物景源亦陶鎔中一物前既收叙自此檢

擬亦無所妨矣 上曰大體論人當德勝才而景源可謂才勝矣

秋 上曰今番安集使他邑亦當差送否公領相時對

曰嶺東四邑不可不送之而至於他邑則姑觀勢處之亦未晚也 上曰御史誰可合也公曰尹勉憲洪樂純俱好矣 上曰尹勉憲果好矣

冬 上曰關西道臣誰可代者公領相時對曰不出

聖簡中矣 上曰三望試言之公曰一品則有韓翼 暮洪啓禧吏兵判已經者則有徐志修趙雲達未經者則有元景淳金尙喆又有申晦矣 上曰韓翼暮

徐志修俱好矣雖然更思之則宰列中有二人卽洪麟漢李澱也洪麟漢則事務練熟李澱則爲人甚重矣右相之意何如金相福對曰李澱豈不好而至於此任則或似太驟矣公曰臣弟誠極不似而誤被殊恩濫升至此闔門方悚蹙而今又加以西藩重任則其爲過分當如何 上曰卿言是矣右相所達誠是愛人以德之意予甚嘉之卿又如捨之雖可惜何可不爲卿遂其志乎公曰堂上中徐命膺最有重望又有一人而臣之至親故嫌不敢達矣 上曰誰也公曰吏曹叅議李最中也曾有固執近甚順便

可謂變化氣質矣 上曰徐命膺之堂上為幾年耶
公曰丙子年矣 上曰頗久矣曾經方伯乎公曰年
前為海伯矣 上命除徐命膺禮曹叅判 上曰黃
仁儉何如公曰天官之除未久矣 上曰見方擿推
不出以外補樣特除以送無妨矣公曰好矣 上命
特除吏曹判書黃仁儉平安監司

甲申秋 上曰彼承旨趙榮順善矣乎予有苦心南
竄北謫而今則勝於前實有見晚之嘆予欲用之矣
公領相對曰大凡人才或循次而用或越次以用而
此承宣越次以用之人待方伯之窠試用好矣 上

曰然

秋公領相奏曰臣有欲用者矣 上曰誰也公曰尹
著東矣 上曰卿欲用於何處耶公曰其人挾冊登
筵呵導入闕無處不可矣 上曰卿言雖公予之深
意亦有在矣

冬公領相奏曰近來浮囂實因位著之未能推移雖
以備堂言之可合差下者多而即今元數甚多故尙
未啓下矣 上曰誰也公曰鄭窠徐命膺矣 上曰
鄭窠徐命膺雖不為備堂其心坦然矣

冬 上曰畿伯予有料量而卿亦可知矣公領相顧

都承旨李景祐曰其則不遠矣 上曰然矣 上曰
北伯卿有思得者否公曰沈鏞誠可合而湖南伯之
故有所相碍鄭窠亦好而難捨於 經筵之任矣
上曰予欲一試矣公曰徐命膺亦好而趙雲遠真可
合矣 上曰果好矣 上曰楊牧俄已內遷卿其知
之乎公曰俄已伏見 傳教而一自坡州作防營之
後本牧使趙德常將無故作散楊牧今適有窠以此
區處誠便好而但與亞銓有一家之嫌矣 上曰當
下教矣

冬公

領相時

奏曰秋判沈鏞勤幹不負

特除之意今

番陞擢得人久任則必有成效矣 上曰爲人確矣
但久任該曹豈陞擢之意將用之矣

乙酉春

上曰黃仁儉顏色勝前矣公

領相時

對曰仁

儉清儉可用矣

夏公

領相時

奏曰判尹及司寇今方有闕而前頭恐有

乏人之慮矣 上曰誰可登庸公曰鄭弘淳趙明昂
朴相德俱好而朴相德履歷差先以鄭弘淳朴相德
先爲陞品好而此後則趙明昂當次矣 上曰可

夏公

領相時

奏曰前達元景濂事而臣意欲試於北闈

右相則欲試於畿闈矣

上曰好矣諸宰之意何如

刑判鄭弘淳曰臣待罪西藩時此人為灣尹臣素知其才而但年已高宜用於畿闈矣判尹朴相德曰兩闈雖一體北邊絕遠宜用此人而鎮撫矣 上曰此人甚瞭然矣公曰然矣 上曰判尹之意與領相同可試北闈矣公曰首薦則李思觀為宜副薦韓德弼可合矣 上曰所達是矣公曰李思觀文武才矣韓德弼為人亦牢確矣 上曰然矣

秋公

領相時

奏曰加卜

命下故臣等求對矣

上曰

予則有其人卿等之意何居公曰國之興替民之休戚係於擇相臣等豈敢自下加卜乎簡在 聖心矣

上曰予頃眎微意卿亦知之乎公曰誠好矣而亦當有加卜之人惟在 聖心矣 上曰吏兵判兄弟之相繼古亦有之而四寸之并舉枚卜亦有之乎公曰故相金若魯兄弟亦繼相矣 上曰元景夏以故相之孫宜卜相未及卜矣與世齟齬而本非見愛於人者纂昭鑑時其心可尚矣閔右相當此時卜相則其意與卿等何如公曰一般矣故右相閔百祥卜相時卜二人而故相申晚卜相時亦卜二人矣 上曰徐志修無邊隅而予甚倚毗矣任度支惠廳時人心何如公曰得人心而守法奉公無過此人矣 上曰卿

於榻前書入卜相望可也公書進 上於金致仁名下點曰今日卜相好矣志修之卜亦何異於拜相乎後當次第矣

秋公

領相時

奏曰從二品及正三品宜有次陞者矣

上曰三品當陞者誰也公曰李最中鄭存謙矣 上曰存謙方在方伯從後陞擢好矣公曰南有容之十年文衡沈滯可惜而爲人淡然無欲矣 上曰李匡德吳瑗亦任文衡何不陞資乎公曰未及陞而逝矣 上曰南有容今則供仕雖難文衡十年古例存焉禮云教兒嬰孩於世孫其功不少特除知中樞

冬公

領相時

奏曰湖南伯今當遞代矣 上曰誰可爲

之公曰元仁孫好矣 上曰又有誰也公曰洪名漢金鍾正亦好矣 上曰首薦好矣厥父亦嘗眷眷於湖南事矣公曰其才通敏百事可做矣

冬公

領相時

奏曰前頭戶判畀之熟手好矣 上曰從

二品養望者幾人耶公曰久勤無如趙明鼎矣 上曰又有誰也公曰洪樂性爲其次而此則不急趙暉雖未經吏叅亦爲久勤矣 上曰金鍾正亦可用之人也公曰鄭存謙沈履之方在堂上今無可論而大體言之鄭存謙吏判之才沈履之戶判之才也 上

曰然矣

冬 上曰江雷有窠卿有商量乎公曰李澱可合矣
上曰擬望則有誰也公曰徐命膺好而韓光肇亦當
擬望矣 上曰韓光會曾經監司乎公曰前頭西北
監司似當出趙曦與韓光會皆可合矣 上曰各有
所當矣

丙戌春公領相時奏曰向有所奏而今適有窠此時雷
意似好矣 上曰誰也公曰鄭存謙矣 上曰同義
禁特除

夏 上曰雲觀所得來者皆刊印乎公領相時對曰姑

未開刊矣 上曰其書有星辰圖耶公曰然矣右相
金致仁曰雲觀財力足以開刊矣公曰鄭弘淳金時
默連為提調節用故然矣 上曰鄭弘淳予已知其
人而金時默則初以為泛然今見之果周密矣公曰
當今大用之人無出其右矣 上曰然矣其父真福
將矣公曰三十年為訓將將任之久雖李浣李基夏
其年數亦不及矣

夏公領相時奏曰臨陂縣令趙祉命赴任於羅里舖殘
敗之餘設施釐正能作完局在 朝家獎勵之道宜
可陞用而曾經郡守雖三品外任自是階梯令銓曹

隨窠移遷似好矣 上曰可

夏 上曰戶判代誰可合也公領相對曰兵判既遞

其職臣意則無出此右矣此人向來為戶判時善處

劇務故其遞去之時誠為可惜而不得已而見遞矣

夏 上曰曾經戶判者誰也公領相對曰李益輔李

昌諠鄭弘淳也 上曰鄭弘淳善為之矣 上曰原

任雖在而今番則新卜可也卿等知予意乎公曰雖

有所掣碍地望所在自有其人矣徐志 上曰吾所

云云亦此人也 上曰問于右相金致亦似如何矣

公曰此國事亦何妨乎 上曰吾之相定矣公曰人

望所在當朝第一而左相為人亦堅如鐵矣

戊子冬公領相奏曰宰臣金時默以久次入於正二

品之望已過周歲如此倚重之人自 上宜留意進

用矣 上曰特陞正卿

冬 上命讀吏判前望至尹汲公領相奏曰此重臣

乙巳釋褐入於耆社名行俱完朝廷無吏判則已如

有之則捨此誰先任觀周以其私怨至請改正甚可

駭其挾私逞憾之狀舉世皆知之矣 上曰然矣

冬公領相奏曰江界蔘政纔有變通頭緒姑未完就

府使今將瓜遞其代不可不擇差臣等既有所議矣

上曰誰也公曰前應教洪億而方在罷散中矣 上曰好矣叙用差送可也

已丑春 上曰戶判誰可代也公領相時對曰金時默當入新望矣 上曰好矣熟於理財乎公曰有料量矣 上曰前則知以率易處多近見其非常矣公曰可恃之人也

春公領相時奏曰義州府尹徐命善情勢難強東萊府使李命植病狀甚重有難察任并姑許遞似好矣

上曰可公曰灣尹萊伯俱有可合人矣 上曰誰也公曰萊伯具庠甚好矣 上曰果好矣公曰灣尹趙

畷甚好矣

秋 上曰秋曹京兆長官從二品中加望公領相時對曰李澱元仁孫趙曦李最中從二品中可合人也 上曰好矣

冬 上曰嶺伯代閔弘烈何如公領相時對曰臣意則似太驟矣今年陞二資愛其入之道老其才而用之似好矣 上曰誠然矣誰可為者公曰李澱善為嶺伯其弟瀾為之則便同仍任李澱此人似好矣 上命除李瀾

冬公領相時奏曰御營重任不可曠矣 上曰誰可代

後漢書卷之九十九

之公曰以兵判金時默代差似好矣 上曰好矣公曰將任自別付之如此人然後人心可以帖然矣 上曰然矣

冬 上曰西伯誰可為之公領相奏曰閔百興好矣

上曰閔百興為人凝重矣公曰其子以太驟頃未為嶺伯其父為此任則誠好矣

丙寅春 上曰朴弼琦為人予嘗視以哀孱而今番事貴矣公承旨奏曰休致之請即賜 允許聽之者

欽歎矣 上曰嘗見其春帖子以擔負荷為言故予視之為野而如此事貴矣公曰聞其平生廉靜杜門

以下

罕出入而今番事果貴矣古人以辭爵祿比之蹈白刃無勇則難辦矣 上曰李世瑾後初見矣公曰李世瑾亦廉靜介潔之人矣 上曰予之初以孱視者今則悔之矣公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矣

春判書趙尙綱卒 上曰趙尙綱是司直耶公承旨對曰時為判尹矣 上曰今則無如重臣者矣其忠

厚何處得之乎記昔辛丑年間始見重臣於慶恩府院君宅頗有風神亦有氣岸予果心許其大顯矣其後見之則非無氣岸而以其氣用之於忠厚公平此豈易得之人者乎公曰重臣立朝近四十年忠厚公

平誠如 聖教而其清簡之操臣固深知向來柳綽以非理相加而真所謂庫無餘財廩無餘粟者也上曰趙暉尚在罪名耶公曰纔解門黜而尚在削職中矣 上曰趙暉三兄弟其雙童則兒時予見之其一人又以進士疏舉時見之予有勉飭其後更不叅疏其一人又於視學時見之亦皆有氣者趙暉以儒臣見之而亦有氣岸如其父之忠厚公平者豈可易得耶爲進士者卽暉耶公曰果是趙暉而卽臣之妹婿也重臣與臣亡父年相若同時立朝重以連姻故臣於孤露之後其所依仰有倍常日而不幸失之方

切廓然今日 殿下念舊悼惜至於垂涕臣亦不勝感歎矣

戊辰夏 上曰尹鳳朝雖是吏叅弘提之人而頃於祇迎時見之已成野老之態矣公承旨奏曰不但尹

鳳朝也尹心衡李台重俱是可用之人而今皆棄置多年便成野老豈不可惜乎 上曰李台重其人誠佳矣年爲幾何公曰五十五矣 上曰然則甲戌生乎果老矣公曰其老如此幾何不至於衰敗乎如欲畱意於收用則惟此時爲急矣至於尹心衡澹然於世若將窮老誠甚貴矣而亦可惜矣

辛未春 上曰近來文官邊地陞資非萊伯灣尹則皆厭避矣公備堂時奏曰承旨金時榮曾以吉州陞資少無厭避之意真有古人之風矣

癸酉春 上曰訓將之長子為文科喜矣訓將金聖應曰只是軀殼大矣公禮判時奏曰金時默亦屢入於趾父之論今為文科雖文科豈無可用之道乎似勝於其父矣

秋公禮判時奏曰金孝大今為均郎而甚綜核詳明前頭豈但為守令而已乎 上曰可用之人也 冬 上曰閔百祥曾經嶺伯召伯所憇之意存焉云

耶公禮判時奏曰渠於甘棠何敢擬焉而於嶺南則實有惠矣

冬 上曰李埴出身久矣左相李天輔對曰埴恬靜雅飭矣 上曰然乎不如渠祖矣公備堂時曰埴果恬靜杜門靜坐云矣

辛巳春右相閔百祥卒 上教于公曰國事寒心所恃者卿耳前右相予嘗倚重古所謂黑頭宰相頃日所達可見為國之誠心矣公左叅時對曰大臣心地豁

然處事公正蓋其平生有本末自乃祖文忠公有所家傳如無丙寅乙亥兩年則決不擔當世務而今則

所執既伸故追其先志出任世道今忽如此公私之
慟當如何今於前席承此縷縷 下教大臣必將感
泣於冥冥之中矣 上曰真苦心矣惜陰閣酬酢如
昨而今無可言矣

春 上教 永禧殿叅奉李岬曰見汝追思汝祖而

感愴矣公左叅時對曰故相李極為操心而此人於大

臣喪後齋宿而入直云可見其有所受矣 上曰有

故大臣之心矣 上教惠郎俞彥鉉曰汝父好在乎

對曰老病沈痼委頓牀席矣 上曰汝父休致之後

歸語曰受放良文書云而休致大臣只汝父而已歸

傳予思戀之意也 上曰俞彥鉉有大臣典刑矣公

曰非但有典刑居官任職守法奉公有大臣之風矣

夏公右相時奏曰鄭寀在鄉不來杜門守靜召致京中

申飭從仕似好 上曰閔右相亦言此人而或慮其

才操矣

夏公右相時奏曰尹汲則本非有偏者况乙亥後其心

尤為公正此是宿德老臣而 聖上或未悉燭其心

事則重臣之齟齬當如何哉 殿下察其心事而倚

仗然後臣等亦有所賴於國事矣

夏 上曰兵判金聖應似宜呈辭而忍而行公矣公

右相奏曰雖老剛健誠大筋力矣有鞠躬盡瘁之意故強勉職事十八年長帶將任人以為賴其福力國家無事矣 上曰誠福將矣勉之以自強可也

秋 上曰頃見張志恆則其貌漸似其父矣公右相

奏曰其為人為國一死之人而第有病處是可憫也上謂守禦使尹汲曰卿之峻論今已緩乎卿既老矣其君亦老須體予三十年苦心汲對曰今無黨論臣誰與為黨公曰向在三司固多親舊今則閉門虛閑今日 下教重臣豈不感泣乎

冬公領相奏曰今番新榜中李致中可用也 上曰

李致中為注書入來乎假注書柳雲翼曰似已入來矣 上命雲翼召致中 上曰此注書貌好心亦好其兄亦善文矣公曰其父奉親之下得除便邑尤感祝無地云矣

冬公領相奏曰張世萬積年滯囚屢次被刑無論其

罪之如何似有惟輕之道而重臣韓翼暮在廣州府尹時捉送 下詢恐好矣 上顧翼暮曰卿奏之翼暮對曰臣遞任已久未能記憶而李匡一張世萬之巧詐其所同情昭不可掩矣 上曰此重臣但守法而已故每事如是矣公曰非但嚴於守法其材局正

合大用矣

冬都承旨李彝章進國婚定例 上謂戶判曰金環

青氈造入可也金相福曰退當詳考單子以奏矣

上曰戶判每事甚詳密矣公領相奏曰戶判多有所

知而做事周詳矣曾無以此人薦於才局者而 聖

教若此知臣莫如君也

冬 上曰申曠誰也公領相對曰故判書鉉之孫雖

有固執到處善治矣

壬午夏 上指右尹鄭窠曰彼右尹真靜居讀書之

人而人果恬雅矣公領相奏曰誠如 聖教多讀古

書甚恬靜矣

夏 上曰金履安誰也公領相對曰金元行之子也

上曰履安之相好矣公曰出於大家可大用之人也

上批金載順疏曰瀛館學士於爾得人此罕有之批

也為人精而無雜心矣此批後前路盡闢矣藩任亦

通矣公左相奏曰為人極精可用矣

冬 上曰予以金時默為泛然矣今以安集使聞其

所奏果然善矣今日以後予以信之卿等亦知之乎

公左相奏曰目今國事無可與共做而彼宰臣以世

祿之家受國厚恩而其為人顛撲不破備堂則不無

拘碍而雖非備堂亦豈無任事之道乎自 上信任則好矣臣之所喜者從前 聖明猶未深知其可用而今乃 下燭矣 上曰今得一人焉予則為喜而自家則必以為憫矣公曰宰臣之謹慎乃 國家之福而 殿下信而任之則必得力矣臣亦未嘗從容相語而今論使事果然善矣 上曰金器大為畿伯之後果然做事詳密不但做畿伯而已公曰如此之人宜可任用矣臣與金時默地處相同所當謹慎而其在為國之道尤當協心奉公豈可只作保家之道而已乎大體人臣為國做事者固當任其得諂而不

可要譽矣

冬楊牧鄭光漢入侍

上曰楊牧好矣公

左相

奏曰

為人明透外議皆以才諳稱之必能善治矣

癸未春

上曰金奉朝

在魯

常言張志豐勝於志恆云

矣公

左相

奏曰志豐則甚從容可用之人矣

上曰

李敬懋非惡人矣公曰少年武弁中可大用之人矣

夏 上謂承旨李宜哲曰山堂讀書之貌老猶在焉

甚貴矣公

左相

奏曰能文之外為人甚善矣

夏公

左相

奏曰金尙詰嶺南之治聞頗精鍊云方伯

得人故能濟活饑民矣

上曰然矣公曰聞湖西伯

李思觀自奉甚薄無異寒士云於此亦可見一道救荒之策矣 上曰兩道臣皆得人矣

秋公領相時奏曰趙榮順灣尹時奏語渠頗悔之李亨

達亦勝於前日而才華可惜 聖世無棄物自 上

更為收用好矣公又奏曰被罪而感泣者鄭汝稷也

頃日來見臣以為武夫蒙恩至此云而泣下霑衣見

之甚貴矣 上曰予雖除授叅判非渠所望矣公曰

訓將具善行以其地處澹於功名與鄭汝稷一般矣

秋前完伯元景淳還朝登筵公領相時奏曰此重臣活

湖南累十萬生靈歸而復 命甚奇幸矣 上曰五

十三州之民命賴以拯濟矣

冬 上曰彼下番翰林趙瑗召試壯元乎予雖達夜召

試得此翰林誠好矣公領相時奏曰不特好翰林將大

用之人也其為人俊邁文學亦優長矣 上顧趙瑗

曰汝是新進子當勉戒毋自矯激好與人相較可也

冬 上曰予姑未見金煜而果何如公領相時對曰為

人極善可大用之人也

乙酉春 上曰注書誰也公領相時奏曰安傑子聖彬

也為人甚佳而且善寫昨日賓啓能倉卒書之矣

上曰似勝乃父矣公曰安傑亦文士也

春 上曰彼承宣之兄志恆固執太過故予甚靳點

摧折而沈滯久矣彼承宣尚不嘉善矣公時領相奏曰

可合中軍之任矣 上曰承旨張志豐摠管除授

春 上命讀南有容疏 教曰年幾何公時領相奏曰

似是六十七八矣 上曰其人從前弱矣公曰為人

淡泊於世味甚可貴矣

戊子冬 上曰金時默之聲音近似勝矣而聞甚細

密云矣公時領相奏曰事物上甚細密矣 上曰漸肖

其父乎公曰未知其酷肖而大抵和吉無棘矣

己丑夏 上令知申李宜哲製進兩絕至末韻 上

三改韻字使之押進宜哲隨改製進公時領相奏曰承

公平生與物無競以詩酒為業特蒙 聖主拂拭之

恩位至卿月今又於尺五地賦詩呈才 聖朝培養

人才崇儒右文之治亦可見矣

差除第二

御製引

差除亦薦引中一事裴垍密疏數十人用之殆盡當

時號得人最多公之所奏要皆迪知忱恂乃敢告教

則蓼朮之儲籠桃李之成蔭即古大臣之職而亦庶

幾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者也國朝人才最稱 穆陵

盛際亦粵我 肅廟四紀作成才俊蔚興 先朝晚
年登庸尙有先輩模楷顧今鼎鼐梅鹽矜式百僚者
誰也壁壘旌旗司命三軍者誰也玉珮瓊琚鳴國家
之盛者誰也高牙大纛任方面之寄者誰也以至叅
聞訃謨之地出納財賦之權者人與器稱蓋亦罕覯
以今視昔如水益下求之不能得其要歟用之不能
盡其才歟文學問東廳政事問西廳尙矣無聞予於
斯編重爲之發歎也

自癸酉至己丑凡三十七條

癸酉春公

均堂時

奏曰均廳所儲置錢木頗多而守直

甚少可悶矣下吏借來他司郎廳亦是武弁故不成
錢穀衙門規模或恐惜小費而貽大害依惠廳例爲
之則好矣若不能永定本廳員役則三軍門軍士借
來守直亦好矣 上曰卽今郎廳李聖師閔鎔而李
聖師似愈矣戶判金尙星曰郎廳亦當匪久拜外任
必以蔭官差出然後好矣公曰不可不以蔭官差之
矣

春公

均堂時

奏曰均役廳合屬於宣惠廳事 命下故

蔭官加出之意頃已仰稟而若差一郎則浩繁文書
許多錢穀難以獨爲照管加出一窠與常平郎同爲

句管兩郎兼察均賑廳如戶曹版籍兩郎之例則甚好故就議大臣則大臣皆以為得當云依此舉行乎上曰好矣即今可合填差者誰也公曰金致一尹勉教李秀得皆可矣上曰三人皆好矣而其中當以何人差出乎公曰尹勉教則臣未嘗與之相熟金致一李秀得則皆有所經而但金致一為之則凡事可以問於領府事此似尤好矣上曰以首望差出可也公曰常平郎雖兼賑郎例以常平郎為名啓下矣均郎今既兼屬於常賑則以何郎啓下乎上曰以均郎啓下使之兼管可也公曰然則時帶常平郎一

體以均郎并管常賑日後出代時以均役郎廳啓下乎上曰可

辛巳秋公右相奏曰吏判金相福差備局有司堂上前畱守金尙喆差備堂好矣上曰可

秋上曰徐志修叙用復差籌堂公右相奏曰使之仍察有司之任好矣上曰可

秋公右相奏曰北道開市時監市御史當擇送而得人甚難以北道釐正御史金鍾正仍差使之及期轉往以為檢察市事之地恐好矣上曰可

秋公右相奏曰左叅贊洪啓禧尚不入來惠局事可

惘矣 上曰堂上一員差出公曰差以禮判韓翼暮
恐好矣 上曰可

秋公右相奏曰備堂金尚詰使之仍察有司似好矣

上曰可

冬公領相奏曰刑曹叅判徐命臣都承旨李彝章才

猷優長屢經藩任今皆向衰進庸甚急并差備堂恐

不可已矣 上曰可

冬公領相奏曰吏曹叅判金尚詰差貢市句管堂上

似好矣 上曰可

冬公領相奏曰惠堂方有窠頰筵中 聖意已屬於

宰臣金致仁矣致仁今已終制事當差下而從二品
之兼惠堂雖多前例近年以來輒以正二品差出金
致仁乃是亞卿臣之不稟直差有所不敢矣 上曰
資級何論靈城亦以從二品爲之以金致仁差之可
也

壬午春公領相奏曰諸道句管堂上嶺南李益輔關

西韓翼暮湖西李昌諠關北李彝章差出濬川堂上

差申晦堤堰堂上差曹命采恐好矣 上曰可

夏公領相奏曰行司直金聖應將任之許解雖出於

體下之 聖意而朝儀則實有如有失之歎至於備

堂還差爲好矣 上曰可

夏公左相奏曰禮判申晦差貢市句管堂上爲好矣

上曰可

夏公左相奏曰前叅判鄭弘淳飭勵既行叙用還差

備堂仍察有司之任好矣 上曰可

癸未秋公領相奏曰刑判李益輔差惠堂恐好矣

上曰可

秋公領相奏曰濬川堂上之任李益輔可合矣 上

曰差之

秋公領相奏曰刑判黃仁儉差惠堂恐好矣 上曰

可

秋公領相奏曰勅行伴送使不可不擇送工判元景

淳年紀雖過周甲筋力尙強可堪驅馳遠役以此人

差出恐宜矣 上曰可

秋公領相奏曰京畿句管堂上以司直尹汲差之恐

好矣 上曰可

冬公領相奏曰備堂元仁孫仍察有司之任好矣

上曰可

甲申春公領相奏曰備堂李澱察有司之任好矣

上曰可

春公領相時奏曰今此灣人殺越之變前所未有自盛京先已馳通於北京云北去賚咨官未回還之前恐有鳳城會查之舉參覈使預為差待然後可無臨時窘急之患以護軍金鍾正差之恐好矣 上曰得人矣差送可也

夏公領相時奏曰工參金時默不可久閑差備堂句管京畿恐好矣 上曰可

夏公領相時奏曰備堂鄭弘淳差堤堰堂上恐好矣 上曰可公曰承文院提調每當有事輒患苟艱諸宰中或有外任遞來或有新陞著望者或有居憂終制

者禮曹參判鄭窠刑曹參判徐命膺大司憲蔡濟恭并差徐命膺仍察有司恐好矣 上曰可

秋公領相時奏曰大司諫趙曦既已陞品差備堂仍察有司恐好矣 上曰可

秋公領相時奏曰北道監市御史前已稟定差以校理徐命善恐好矣 上曰可

秋公領相時奏曰工曹參判趙曦差承文院提調恐好矣 上曰可

冬公領相時奏曰行司直鄭窠前副提學徐命膺兩人地望才華當任備堂并差恐好矣 上曰可

乙酉夏公領相奏曰兵判沈鏞差濬川公事提調似

好矣 上曰可

秋公領相奏曰禮判金尚詰差惠堂為好矣 上曰

可

秋公領相奏曰修撰具庠差北道開市御史為好矣

上曰可

秋公領相奏曰司直李最中差備堂為好矣 上曰

可

冬公領相奏曰重臣南泰齊坐罷還叙後未及復入

備局矣今番受爵時既有備堂入叅之 命而泰齊

乃國初大臣南在之後孫也當此乙酉盛舉尤當進

叅還差備堂恐好矣 上曰可

丙戌夏公領相奏曰宰臣鄭存謙曾有得一備堂之

教而資望亦優韓光會有樹立而多歷踐此兩人并

差備堂為好矣 上曰可

夏公領相奏曰前黃海監司趙榮順地歷俱優曾有

另用之 教矣今則既遞外任與僚相相議有屬望

之地矣 上曰何處也公曰即廟謨叅聞之職而當

於次對同入仰達矣 上曰既已相議何必遲待乎

公曰然則趙榮順差備局副提調為好矣 上曰可

公曰李潭可用之人而有氣力能擔當為事矣 上

曰曾為北道御史矣公曰然矣北道至今賴之矣

戊子冬公領相奏曰備堂中湖南句管李昌壽湖西

句管趙明鼎嶺南句管鄭存謙北關句管趙曦關東

句管閔百興海西句管李潭貢市堂上金鍾正并差

定恐好矣 上曰可

己丑夏公領相奏曰行司直李重祐金應淳已經藩

任且優資歷宜使叅聞廟謨并差備堂恐好矣 上

曰可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九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十目錄

黜陟類二

官方附雜歧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十

黜陟類二

官方第三

附雜歧

御製引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與周禮多未沕合先儒以為周禮周公擬議之書周官成王已行之制三代官方已有沿改之可議矣夫官方云者如制器之有規矩稱物之有權衡一失其方則名實舛而政本壞賢愚混而倖門開是所謂國之名器而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為轡者也我朝自國初正其名 光廟

汰其冗大興行而天地四時粲然姬周之成法中世以後籌司設而政府遂同漫官軍營增而衛府徒備禁直度支惠局貨權不能歸一司寇京兆獄訟反致滋多監司開營而巡察之法意弛矣都事曠幕而覆審之實政廢矣別設都監乖大農節用之方專尚蔭補非科目取人之意官方之得失議者久矣至于今未遑者有關雖麟趾之德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予小子何敢焉今公奏藁中論官方凡五十五條莫非率舊典尊國體重選法清仕路知在行先誠溢辭表每登筵敷奏一言卽允公之平日孚格我先王

者蓋從古明良之所未易得而太常之郎官擇擬慎祀典也輔德之通政兼帶重宮僚也申明試法以嚴翰圈久任將領以恤禁旅壽職之不許崇秩雜歧之毋得猥遷與予所注措略相髣髴詩所云不顯申伯公之謂歟

自己巳至丙戌凡五十八條

己巳夏公

知申時

奏曰忠壯忠翊將旣是官職則其不

可人人而爲之也明矣近來則猥雜特甚或有來處不知者多爲之實爲慨然矣臣意必以有前銜及武科出身備擬則此亦爲正官方而杜濫倖之道上

曰可

癸酉冬公禮判奏曰臣以掌儀事頃日考見五禮儀

意其官名之如此矣今聞大典既無掌儀之官云頃

日傳教誠為至當而但典儀掌儀各定其名則贊

儀之兼行事體未安叅下引儀之替行掌儀之事亦

涉苟艱如以西壁引儀差定則好矣而西壁引儀皆

非通禮院出身故事多生疎易致錯誤西壁引儀六

窠內一窠以曾經叅下引儀者差出則掌儀之任事

甚便當而大臣之意亦如此矣上曰西壁引儀一

窠作為曾經叅下引儀人之窠而行禮時差定掌儀

可也公曰至若司儀導儀則以西壁分排差定其勢

誠難皆當於叅下引儀中臨時差定矣上可之

甲戌秋公御將奏曰四山松牌軍士狼藉亂斫並付

三軍門而監役擇武弁差出好矣上可之

冬公總使奏曰臣於兵符事竊有所訝既稱兼兵馬

節度使似有摠一之道矣

丙子春公備堂奏曰金海以兼營將朝家新有定

式使之面看交代故有拿命則輒皆遞職四五年

之內其數甚多邑事將至廢棄誠悶矣上曰守令

數遞可悶邊地外凡兼營將城將等官拿問者與遞

任有間差兼官拿問事定式施行

戊寅冬吏判李宗白奏曰鏡城自是判官窠而北兵使例兼府使矣各道監司兼牧革罷時判官陞爲府使年前因大臣陳白又爲堂上窠矣北道絕遠距監營亦過千里故北兵使固多與聞於民事况鏡城卽兵使營下而營府區別之後或不無民弊監司兼牧復舊之後則鏡城府使判官亦當一體復舊矣上
下詢大臣右相李瑄曰吏判所奏然矣上曰復舊可也公訓將奏曰不但鏡城如京畿水使之喬桐黃海水使之瓮津旣與監司之兼牧同罷則到今監司

還爲兼牧之後兩水使之兩邑亦當如之而獨不舉行云殊甚斑駁矣上曰依監營例復舊可也

已卯春公

惠堂

奏曰惠廳郎廳以各廳啓下不無掣

碍之端又無從便分掌之道此後惠廳各廳及均廳并以惠廳郎廳啓下各廳分割則一依戶曹郎廳例施行爲好矣上允之

春公

備堂

奏曰頃日刑曹叅判鄭彥儒以濟州助防

將依萬戶例給官教事仰達蒙允而節目使小臣與聞事命下矣彈丸小島九窠邊將似涉過濫前頭序次尤必猥雜九處中數三窠先爲許施就其防

守緊要可合僉使萬戶爲幾處及報仕遷轉之規令
本牧廣採物議狀聞後更稟似好矣 上可之

秋公

備堂時

奏曰晉蔚變通之代有令廟堂別單之

命臣實欽仰蓋遐方文官其數甚多實無沾祿之望
向日平市令之作蔭窠雖出於市民軫念之政而文
官又失一窠則必益抑鬱亦宜有以他職推移之道
矣 上命備局一體舉行

庚辰夏公

戶判時

奏曰本曹郎廳各一窠 朝家許以

自辟者蓋以曹務浩繁使自另擇也今番都政該曹
不用臣曹自辟之望直以他人擬差自辟見格事未

前聞流來令甲不可不守新授郎廳改差更以自辟
人擬望之意分付爲宜矣 上允之

辛巳春左相李瑄奏曰北道城津吉州皆以邊地施
行至於明川則處於吉州之外獨不入於邊地中不
但武弁有所抑苑其在官制未免斑駁伏望 歷詢
兩銓焉 上曰兵判之意何如兵判金聖應曰吉州
處嶺隘之下故入於邊地而明川旣無所守嶺隘似
不入於邊地矣 上曰吏判之意何如吏判金相福
曰臣意以爲邊地無妨矣 上曰左叅贊之意何如
公對曰近來邊地之窠次次增加實有許多弊端吉

州在明川之南則當罷其邊地明川之引吉州而又為邊地未免太過推類而論則西路諸邑亦豈無願為邊地之處乎為其斑駁而一有變通則僥倖之望或恐漸廣矣 上曰其所稱冤勢所固然大抵近來邊地非為官方而設也為名武而濫也吉州邊地已涉過矣復何再乎今卿所奏欲解武弁抑苑雖得相體予則為難矣人君政令必也正名吉州一依明川例邊地一節置之

夏公右相奏曰中庶之不得為生進者以能麼兒郎

廳假銜冒占叅奉此非古法不過襲謬以此之故郎

廳一番作窠假銜者或至六七人事甚猥雜此後則假銜一節嚴加禁斷而非生進承傳則郎廳等前銜毋得敢擬於叅奉事定式申飭恐好矣 上曰無已太遽乎諸臣之意何如公曰諸臣各以所見爭難殊異於臣之本意 陵殿叅奉乃士大夫初付之職而非生進非承傳則元不得舉擬亦無借銜入仕之事士大夫尚如此中庶豈可夤緣冒占若是無難乎如觀象監教授能麼兒郎廳吏文學官無非此輩初仕之階梯習唱而為引儀業醫而為同叅亦無非通仕路者則雖非叅奉一路豈無拔身之道乎蓋此叅奉

卽自中攻苦儒業艱得小成者之所當爲者則有勢
士夫家親屬門客又安敢暫借郎銜旋占正職而爲
宰相者亦安可任其私意爲之曲循乎如此謬例雖
係久遠猶可釐正况其創行不過十許年決不可不
嚴防宗簿假郎廳亦當因此而并禁如或違越則草
記論責斷不可已矣 上從之

夏知申尹東暹奏曰頃有翰圈節目持入之 教矣

公右相奏曰史權何等重大而自 上變通者以主

薦之人每當薦時輒以親疎愛憎爲薦故也及其改
薦爲圈之後入於翰苑者只有苦狀別無好况人皆

厭之以不叅召試爲高致臣意則以卽今前圈中見
屈於召試者限三次召試而三試皆見屈者則可以
用罰而罰亦不宜過重可爲弘錄者使之一越其錄
以翰圈中人通擬說書而三次召試前勿許陞六且
三屆召試則枳望於說書然後史權可重而亦無厭
避之人矣 上曰新進之赴召試者嫌其不文之名
文雖善製而必欲見落至有漏字以他歧陞六其習
可憎故說書欲以翰林爲之矣故宋左相寅及金奉
朝賀魯元無再試之議而故相趙顯命亦爲兼說書
矣翰林之爲說書何妨乎予意不叅召試者勿許通

清可也公曰爲法長久之道不宜永塞至於通清則
恐是行不得之事也 上曰反思之可也如內局之
篩藥材篩之又篩則必有查滓矣李潭之卽赴召試
予以爲是矣尹光紹以其兄之故曳白此亦是矣公
曰故相臣尹趾完以舍兄取弟故不爲行公於翰林
若無三次赴試見屈者用罰之規則以注書察訪等
職翰林未出六之前已陞高品孰肯爲翰林乎罰之
以一越弘錄則名官亦可以讀書做文矣 上曰雖
一番見屈豈可以不文塞之而且以今論之漏於弘
錄者亦有之何怪之有且以弘錄罰之則此人君以

爵祿導臣也須見李存中可也當爲清顯者孰可拔
之乎只以三試前勿爲出六定式好矣其冬公領相時
奏曰翰苑之薦變爲圈蓋爲廣取人才之地而一番
召試而止者實有兩弊焉一則雖文華優長之人一
番失意無足恠也而仍以永阻蘭臺誠可惜一則欲
爲圖免之人捱過一時從他歧陞六騫騰無礙誠亦
可慨臣意則自今番初次召試不入格者新圈時一
體同圈使之更赴召試三次見落則勿許更圈又施
警罰使有才者得免終漏欲免者無敢售計實有合
於重史局之道矣右相尹東度曰被圈之人一屈無

復圈之規故雖有史才終無試用誠可惜三次夏圈
之論誠是好矣弘文提學李鼎輔知春秋南泰齊藝
文提學金相福同春秋徐命臣等皆請夏圈 上曰
頃者下教事面重故泯默今日又爲詢問僉議詢同
予意亦然依此舉行公曰既承 下教待新翰林出
仕大臣諸堂廣加消商節目啓下然後可以永久遵
行矣 上曰可越數日公又奏曰近來春坊司書雖
備而說書每患不備此後則自翰林雖爲說書不得
以說書出六必以翰林出六然後說書似無苟艱之
患矣 上可之翌年領相申晚奏曰說書之當初定

式必以翰林擬差者專由於叅下之陞六不由翰林
之致而翰林則朝除說書暮還本職間或翰林不備
說書長作刺窠不可無從長變通之道此後則翰圈
被選人擇差而三次召試後如前區處似爲得宜矣
公左相奏曰臣曾以此事屢次陳達若防自說書陞
六之路則誰敢圖避翰圈乎首相今又陳白依此定
式然後春坊輔導之地可無瘠曠之慮矣 上可之

翰圈改變通節目

翰苑之變薦爲圈蓋出於廣取人才之 聖意而
一番召試得叅者少見落者多故雖可合掌史之

材一試不利便阻簪筆此固可惜而萬一設科甚
稀新榜乏人誠有苟簡之慮弘文館叅錄或有再
次三次而始入於都堂錄則今此翰圈殆同玉堂
之本館錄豈可以召試之一落更不改圈以致人
才之多遺史局之漸輕乎茲依稟定更定節目○
圈點時無論已經圈與否通新舊榜尙在叅下者
一體圈點乃是元節目經圈而見遺者更爲圈取
則經試而見落者亦爲一體更圈實合於收合人
才之方自今以後每於新圈時召試見落者勿拘
通圈○經圈之榜旣許更圈經試之人又許更圈

則定界限於其間經三圈而見遺者勿爲更取經
三試而見落者亦勿更圈○當入翰林之人徑陞
六品之路固當禁止而一切定法不無掣碍之端
若其新榜而未經一番圈與試者毋得出六○三
試三落者持正通越三次弘文錄越一次以示貶
抑○舊榜更圈辛巳榜爲始其前榜則已經屢圈
更勿舉論

秋 世孫師洪象漢奏曰諭善朴聖源連爲擿推

世孫講學一時爲急矣公右相奏曰申飭則當出矣

上曰又出諭善窠如何公曰諭善旣是從二品則一

品亦可兼之如徐志修者可以爲之且如聖源者捨之甚可惜矣

壬午春公

領相時

奏曰禁軍乃肘腋親兵所關甚重都摠則兵判雖主之陞黜節制領率陪扈全在於別將而近來每每數遞未嘗數月行公故軍制不成貌樣弊端莫可收拾若其數遞之本多由於移去訓練中軍軍門事務雖繁大將旣已久任則中軍無甚關係至於禁軍別將官制雖與諸軍門中軍等而團束一營之權與各軍門大將無異何必以此移彼况兵將圖說及龍虎營節目後兵判管下之重任又何必自

軍門移差中軍乎此後則禁軍別將必以已經各軍門中軍及西北兵使統制使而當先通將望者極擇而必經此任然後始擬捕將及諸將望事定式俾知稍別於各軍門中軍之意而外任外無得移差於軍門兵判又不得任意許遞屢歲久任以責成效事永爲定式而今日適有窠分付兵曹各別擇差爲宜矣
上曰可

癸未春公

左相時

奏曰近來京外老職加資實多猥雜而卽聞判尹之言則常漢中已得正憲資而當入今番抄啓者有兩人云以資計之當陞崇政矣老職之

陞資憲前輩亦已爭難而况此輩安可輕授崇政資
乎揆以國體決無是理自今為始如此之類毋得授
崇政事定式施行為宜矣 上可之

春公

左相時

奏曰頃有蔡膺一副摠管擬差之

命而

官方甚嚴膺一之履歷不足事宜難慎矣 上曰非
謂其人之不堪官規予欲固守卿言是也

春 上曰朴聖源之有功前贊善宋明欽亦言之渠
亦有情而不能忘何以則好也陞用則過矣公

左相時

奏曰兼輔德為堂上窠則為好故外議亦如此矣戶
判徐志修曰 英廟朝尹祥號曰別洞而見其文集

則以堂上為兼輔德矣 上曰然耶公曰此係官方

下詢領相處之好矣非徒朴聖源區處兼帶之窠設
置則陞品之人可以次次為之豈不好耶 上曰諸

大臣處收議以奏可也其冬公

領相時

奏曰 世孫睿

學之進益專由於朴聖源屢年委任至誠勸講之效
也諭善減下之後無以區處不得進叅冑筵今已三

年今日宮官非謂無人而捨聖源誠可惜臣每思其
更入之路而自多掣碍未敢指一仰陳自 上深加

思量博詢處之好矣 上曰前有兼輔德之議何以
為之乎公曰上年因 下詢及問議臣等以故名臣

尹祥之例仰對而未有處分矣 上曰分付銓曹博採以奏

夏公

左相時

奏曰凡試官不輕而重出入侍從之外不可議也而向來尹錫周末及經臺職先擬於試望官方事面終涉未安矣 上曰當該承旨推考

秋公

領相時

承命撰成各軍門哨官付職節目

各軍門哨官付職節目

武士積滯莫若近日甚至於抱紅牌而空老雖或幸入於軍門數十年積仕未得改哨官之稱若其準朔後告身亦不過司果虛名而已實職有限收

拾無階八方健兒不無抑鬱之歎惟我 聖上常垂憫惻之念深軫疏通之方特爲加設訓練僉正判官主簿等窠以爲振淹滯廣慰悅之地舉行事宜條列于後○訓練院主簿三窠判官一窠僉正一窠每都目差出而自該軍門書送應薦人姓名履歷朔數及某薦則自兵曹招致略依身言書判例審察然後排望受點而主簿自癸未十二月都政爲始判官自甲申六月都政爲始僉正自甲申十二月都政爲始舉行○主簿三窠禁御兩營每都目一窠都監間都目一窠守摠兩營間三都目

一窠擬差至後都目減下○主簿可合人則當以
哨官中有薦準朔者循次抄報無容更議判官以
前都目經主簿者及從前主簿等前銜者又爲從
公論擇報僉正亦以前都目經判官者及從前判
官等前銜者極擇修報○兵曹內三廳取才後窠
窄未及擬差之出身列錄移送於五軍門則該軍
門大將詳察可否以爲六朔內隨闕啓下之地○
訓局叅下哨官全數宣薦禁御守摠哨官有薦者
若以無薦人混舉則該廳頭目自兵曹決棍○各
軍門宣薦哨官之陞六後從久勤應付訓練主簿

一窠則與特設窠有異自當依舊例施行○旣爲
實職則宜除外任而遷轉太易不可不略存防限
必陞僉正後始許擬差守令而自丙戌六月都目
爲始舉行

甲申春工判洪啓禧奏曰凡階高職卑者降一階則
爲行降二階則爲兼降三階則不得仍帶臣所帶提
學爲從二品而臣冒陞正一品此爲越三階之職似
不得仍帶至於書筵之職則副賓客爲從二品而左
右賓客則爲正二品似與提學有異然會講時閣外
禮數有難便者故或帶或遞矣 上下詢于公公領
相

時對曰輔國與大臣同品朝廷之所見待者宜有別焉諸曹長官與大提學乃是越二階各司提調又無階品之可言固不害於降兼至於提學同成均等乃越三階之從二品職似不可使之兼帶知經筵及左右賓客不但正二品前輩亦或仍帶而第念經筵及會講之班卽朝儀之大者閣外禮數極甚掣碍有都提調衙門之提調禮貌亦多妨碍臣之微見雖如此何可自保其得中乎但備局雖是軍國機務之任規模則便是權設衙門其爲仍帶尤似無所妨矣上曰一并許遞此後則有都提調衙門一體勿擬於

籌司應爲例兼外亦依此舉行

夏公

太僕提舉時

奏曰太僕兼監牧僉使窠并自本寺自

辟曾有

特教此雖出於重牧擇人之

聖意而臣

退更思之所謂自辟不出於久勤之中則未必爲廣擇之道况久勤差遣兵判之職也自太僕橫差不但有侵權之弊事面亦甚未安自前自辟非履歷窠外一并還付該曹使之另擇無異自辟爲好矣上曰所奏是矣前下教置之

秋公

領相時

奏曰奉常寺官員古例則皆以侍從輪差

近來全屬於校書館及退方人故凡事全不成貌樣

祭享衙門事體甚重豈容如是乎前規雖不可復此
後叅上官各別極擇間或以擬議侍從者差出爲好
矣 上可之

秋公

領相時

奏曰造紙提舉李之億每言本署可罷之

狀蓋以零星貢價付之數少紙匠俾應許多進排卽
今事勢已至莫可收拾之境提舉之論誠無一毫過
實其在揀弊之道宜不容翹視臣則不但爲本署又
有爲鍊戎臺事勢而悶念者摠廳移設鍊戎臺者實
出 聖籌之深遠各契募入之後雖有少效而民戶
猶不多聚至於紙署一局地勢平回可合民居而該

署事力旣無以接濟摠廳以其不相關度外越視卽
今要道莫如使本署得本營之力一以爲募民之方
一以爲蘇瘼之道經國大典該署提調以二員載錄
今雖一員尙有減省之論請備二員恐有不緊之嫌
而計出俱便何拘常規自今以後造紙提調依大典
置二員一員作摠使例兼之窠使之與本提調協心
相議公廨修補之道人民募聚之方公用進排之節
從便措處以爲永久共濟之地爲好矣 上曰誠爲
便當依此爲之公曰今此造紙提調一員加出使摠
使例兼者實出於揀弊募民之要道摠使雖兼帶之

後本署本來公下規模毋或少變只為方便藉賴之地至於紙匠則別為撫恤然後可以募聚民戶摠使例兼之後事面與前有異三軍門軍保處捧紙一欸本為民弊自今變通大小公事紙一并折價買取於紙匠而提調關攝略成節目以為蒙惠得力之地為宜以此定式好矣 上允之

秋公

領相時

奏曰各道方伯之任重以其兼巡察之故而所謂巡察使之銜吏兵曹官教俱不書焉大典續典亦不舉論聞自前自備局啓下云而今無是規任一方專制之責而官銜之無所憑據如此豈非大段

未安者乎 上曰今始聞之矣此後書於官教可也公曰觀察使則書於吏曹官教節制使則書於兵曹官教今此巡察使或言當屬吏批或言當屬兵批臣意則此雖似戎務之兼實亦行外臺之權并舉而論自有前後當自吏曹舉行矣 上曰可

冬公

領相時

奏曰古則備堂或遞或差與他職無間而近來則一番啓下之後雖坐罷待其叙用輒即還差以致員數之自多故曾未經者亦不得一番試用矣上曰此後則依古例可也公曰坐罷而未及還差者姑無可言如或有實病實故難於行公者亦姑減下

待其可以供職之時旋即改啓亦有前例矣 上曰
予意亦然有故人依此爲之而勿曰減下謂之許遞
可也公曰然則許遞與還啓自多頻數是甚可悶而
亦不必以此爲拘從今以後奉承傳遵行乎 上曰
可

冬公

領相時

奏曰翰圈後既經召試頃日

特命削職

諸翰林似當給牒叙用尹塾本未叙用而削職則由
於圈事今則亦宜給牒矣 上曰諸翰林并給牒叙
用尹塾只給牒可也公曰翰林付職之規更爲詳問
則右位翰林三月後下位翰林始付職若值上下番

不備之時則雖或徑付於踰月亦無同月內連付之
例云矣 上曰右位翰林踰月後付之其餘定以三
朔

冬

上曰當今第一務在於懷保小民矣公

領相時

奏

曰卽今守令蔭窠居多文臣絕少此亦一弊國初則
有以判書爲守令之事今亦參酌古例而有所通變
則好矣 上曰此則只在公與私而已

冬公

領相時

奏曰秋曹京兆濫贖之弊旣已變通而此
外掌隸院亦有奴婢訟許多之弊且隸院本是刑曹
合屬衙門近來便作冗官自古多有革罷之議今當

兩法司革弊之時仍罷隸院屬之秋曹似好矣 上可之

冬公領相稟定摠廳五營之制管城將依防禦之階

事見軍制條

冬公領相奏曰文官通政以上其數甚多實無變通

之道而判決事今又減革豈不可悶乎曹司衛將責任甚緊古則全用文官近來輒以蔭武苟充亦甚慨然從今以後其二窠并以文官直差仍帶五衛將事定式好矣 上曰前為者可矜只一窠永作文窠冬公領相奏曰今番掌隸院革罷之後諸議皆以為

宜以司僕自辟主簿之窠歸之吏曹俾補多窠見減之代云勿論擬差之出於某處均是一箇窠矣有何得失之可論而自吏曹通融疏滯似或有勝於自辟之時向來變通雖出遠慮到今復舊亦甚可憫而凡事宜觀大體依前自吏曹差擬好矣 上曰予常以為苟且所奏誠是依此為之

冬公領相奏曰掌隸院革罷後蔭官六品窠及詞訟窠甚苟簡矣平市署主管市民聽訟之繁無異法司該署官員亦依他詞訟職施行奉事陞作主簿以為疏通之地好矣 上曰予意亦然依此為主簿待

奉事仕滿舉行若此之後殿最一切嚴飭

冬公

領相時

奏曰司議等官減省之代刑曹郎廳加出

事有所稟定而諸議皆以爲當此小民懷保之時聽訟之官宜減而不宜加然則前稟定之漢城叅軍陞爲主簿窠以爲六品官疏通之地似好矣 上曰秋曹郎事予意如此依卿言爲之公曰此亦待其仕滿始可舉行矣 上曰然矣

冬兵判具允明奏曰武臣守令下等者一經虞候爲洗滌之塔各道中軍與虞候宜無異同亦依虞候例似好矣公領相時奏曰居下者洗滌之規在於更爲外

試故善治而居上者一番遞來不敢更望不治而貶下者旋求外任視同塔梯無勢武弁舉有寧爲下不願上之語臣則常以洗滌之法爲不穩當然既已遵行此法而守令之窠無以周及以至各營虞候之通用則各營中軍何獨不然兵判所奏實有意見依此施行好矣 上曰可

乙酉春公

領相時

奏曰老職加資古則絕無今當壽域

廣施恩典或有連次陞資至超輔國者壽職固難防限而輔國則事體自別決不可循例苟授况素乏踐歷與其他白徒之加資者加之又加終至於輔國則

其為屑越當復如何臣意加資之路宜定其限不然則輔國之階別立界限稍尊名器有不可已矣上曰宜有定限此後從一品資窮而為壽職者以曾經正卿人為之可也

春公領相時奏曰守令薦事體亦重如安國賓者如或時任守令則猶可為也不然則渠有何所據而為之也從今以後侍從臣及闡帥已行外閑散雜歧二品者雖曾經守令非時帶二品正職則毋得為之事定式好矣上可之

春公領相時奏曰文臣出六人區處無路六品窠變通

事曾有筵達矣况今耆老所入直官員又許計仕遷轉則叅上窠加出尤為緊急連源青巖兩察訪陞作六品窠以為疏通之地好矣上可之

春公領相時奏曰頃因筵臣提奏特進官中七十以上人減下事定式此固念老之舉而經席之間間入侍異於職事奔走况年老諸宰之得近耿光惟此一路臣意則勿為減下亦勿以循次之法拘之使之量其筋力隨便入叅於禮於義可以兩伸矣上曰所奏誠是年過七十者令玉署勿以井間督過其令隨便入侍

春公領相時奏曰牙山縣監陞叙事纔已稟定而蓋大洋騎船危莫甚焉以該邑瓜滿計之每一縣監將涉六次危境 朝家體下之道宜有變通自今爲始姑作三年窠待前頭便否更議成法好矣 上曰可
春公領相時奏曰湖西都事之兼海運判官本無實效况牙山縣監騎船事定式之後漕倉凡事一以委之所謂海運判官尤無所事徒貽民弊於不言之中廟堂諸議皆以爲運判之名其來已久不必永革姑令勿爲句管漕事爲宜而便否問於道臣待其狀聞後稟處似好矣 上可之

夏公領相時奏曰敦寧都正自頃日稟定之後皆當以文臣擬差而如有以已經正之蔭官舉擬則長銓毋得獨通必與僚堂合席通清當如前蔭判決事之例吏判之意亦如此以此定式好矣 上可之

夏公領相時奏曰叅下官陞叙事累承 下教臣與銓官有所相議而陞六承傳與陞叙承傳在叅奉奉事則自有等級至於三十朔窠元無可以區別之道此甚難處矣 上曰此規予常非矣頃者已下教副司勇初付軍職亦一初入仕卽叅奉也陞叙下教之後宜註承傳應付奉事而近者謬規不然陞叙命下之

後其承傳姑置之先付三十朔窠然後乃懸註而直
陞六此非公也卽私也其間一望因下教而付職乎
亦無義意此後因其執事若有付軍職者此時無相
當窠而然也竣事之前若有相當窠勿論某職卽付
實職陞叙命下之後依例陞叙竣事前若未付實職
以初入仕例陞叙奉事可也公曰司勇之得陞叙承
傳者只許陞一階而叙奉事則八品陞叙者當陞七
品七品陞叙者當陞六品今此 下教定法之後自
當依此舉行別無掣碍之端矣又有謬例之不可不
釐正者前此叅奉奉事若得陞叙承傳則當之者必

欲姑置之銓曹亦不卽行焉挨待陞直長後始爲引
承傳而旋爲出六陞叙一也不必細論其避趨委折
而若其舉行規式實與今此定規之 下教大有違
焉此亦不計其利害得失輒卽舉行於不離其職之
時事一體定式好矣 上曰此亦謬規從時職陞叙
可也翌月吏判黃仁儉奏曰前判書金致仁以叅外
官陞叙事稟達定式而都政則叅奉奉事計仕序陞
之人無以推移付職勢將別有區處然後可以舉行
矣公領相奏曰頃日 傳教中陞叙人直付奉事之
命蓋出於正事面之 聖意臣之所奏中若得陞叙

承傳者在其職時卽爲陞擬云者亦欲防其趨避也
追後詳聞前吏判及今銓曹諸堂之言則其所掣碍
一如冢宰之今所陳達且臣考見續大典則以爲六
品以上陞叙則越品後毋得通用叅外官陞叙則限
六品通用云以此觀之叅外官承傳之不必卽爲舉
行者自古已然今若依頃日舉條施行則不但計仕
人中難以闖入亦有違於續典本意矣 上曰然矣
頃日舉條寘之依前爲之可也公曰然則叅下之得
陞叙承傳者當如前付之十朔窠而卽爲出六臣之
常時爲悶者正在於此矣凡叅外官得承傳者陞六

陞叙固自有別而今則陞六者亦出六陞叙者亦陞
六小無異同安在恩典差等之別乎諸議皆以爲陞
叙承傳勿論監役教官禁都桂坊等職諸職必待仕
滿十五朔然後始爲出六以示承傳稍別之意亦防
蔭官速化之弊云此論誠合事宜依此定式好矣
上允之

冬公

領相時

奏曰每都政武弁加資少不下四人而皆

以營將爲階故數少之窠無以分排輪回輒未免準
朔前移差不但踰越定式之可悶數數迎送其弊不
貲諸議皆以爲各道中軍皆是堂上之職以營將例

施行未爲不可云此論固好而諸道中軍亦不必并
舉先以西北巡營及兩都中軍作爲陞資之窠似好
矣 上曰可公曰然則此四窠履歷及朔數一依營
將例施行如是變通之後營將不可準限前徑遞依
前朝令舉行如或違越則隨現論責事定式嚴飭好
矣 上可之

丙戌夏公

領相時

奏曰坡州防禦使廟薦事右相以爲

然左相以爲不必然矣左相金相福曰在外相議時
臣則以爲廟薦過矣右相金致仁曰苟欲重其任則
廟薦似勝矣 上曰左相之言雖是宜重其任廟薦

可也

秋公

領相時

奏曰在前都目與散政營將新加資其數

無節故近來以每都目只陞四人散政不得爲之事
筵稟定式矣今番都目所陞營將四員中二員有頃
其代若以已陞資者擬入則許多已準履歷之武弁
將無以疏通此後則都目政新資有頃者雖散政勿
拘陞擬只六朔內并計都目散政毋得加陞於四員
定數之外事分付西銓俾爲嚴其界限便於舉行之
地似好矣 上可之

戊子冬公

領相時

奏曰畿伯金華鎮以本營中軍兵曹

擬差仍爲句管該驛事陳達蒙 允矣其制置之意
皆有條理依所請施行而京畿首監營其中軍比他
道尤宜另擇履歷及差擬之規亦依西北及松沁例
舉行之意分付好矣 上可之

已丑春知敦寧洪麟漢奏曰臣新從北路來有可以
仰達矣本道以豐沛地事體自別 朝家所以待之
者宜有倍於他道而文武出身之許多積滯固已可
悶至於士子則雖有可用者拔援無路率皆虛老不
但人心之抑鬱亦恐有違於立賢無方之道矣從前
奉使北路之臣輒以 陵官變通事有所陳達至蒙

允可而尙未施行如前沉滯此豈我 聖上軫念北

關之意哉事係官方臣不敢擅請 下詢處之何如

公領相奏曰臣於向年奉使北路時以 陵官變通

事適有愚見故歸與故相臣申晚相議則其意亦與

臣同蓋故相亦往來北路故耳每欲乘間齊陳而

朝家多事因循未遑矣言端適出臣當以從前所消

詳者仰達矣本道 陵殿之官凡十四員而旣無遷

階率多苟充或借名而卽遞或限滿而作散一道之

內叅奉前銜無邑無之 朝家無爲官擇人之實北

人有積滯虛老之寃設令銓曹因 朝家申飭間或

拔用於京叅下之職不過一人一時之幸而有難每
每遍舉今若就其十四叅奉中幾窠仍作叅奉幾窠
分作奉事直長令等職次次遷轉略倣京官序陞出
六之規陞令後始許移差京職又令道臣公其遷舉
嚴其殿最則清仕路疏人才之道庶可兩得其宜但
京令則雖是五品此令則作六品不然則別稱他六
品官之名然後可以無碍料廩則仍其本祿而分排
則似無大段加損其中又或除作文官之窠以爲本
道文官移差之地則亦可爲疏通之一端矣 上曰
領相所奏正合予意依此施行而古人云磨礪當如

百鍊金節目宜審令冢宰申晦前宗伯洪麟漢宰臣
蔡濟恭金鍾正句管就議大臣講定節目以聞

北道 陵殿官變通節目

北道以豐沛之地上奉 陵殿事體尊重與他道
自別在 朝家收拾人心之道固不宜少忽而本
道許多士子一經道內叅奉之後無所區處未免
虛老日前筵中 特命 陵殿叅奉次次遷轉陞
令後移付京職且有成節目舉行之 教謹此叅
量事宜條列于左○濬源殿及各 陵叅奉合十
四員內七窠仍作叅奉三窠作奉事一窠作直長

一窠作別檢二窠作令叅奉奉事直長及令一窠作蔭窠別檢及令一窠作文窠叅奉奉事直長別檢皆從京 陵官品數令則以六品施行○叅奉以本道生進及前銜之有地望者擇擬雖非生進道臣及御史別薦中滿三薦者亦爲通融備擬○本道生進之有地望者未易多得幼學之才行表表者道臣每於歲首另擇三人狀薦御史別薦事體尤別另加採取啓聞而無過一二人○蔭官則自叅奉陞奉事自奉事陞直長自直長陞令文官則自別檢陞令皆自其中次次區處○計日序陞

之規一依京職例爲之而蔭官則自始仕至出六必準六十朔之限京官則奉事前雖積仕陞直長後必滿十五朔而此則叅奉奉事之仕當倍於京官陞直長後勿爲別爲計仕自叅奉仕通計如過六十朔則今日雖陞直長而明日若有令窠則亦許陞遷令若無窠則雖過準朔姑畱待令窠始遷○蔭官積仕出六專在蔭令之有窠而蔭令之限滿作散亦甚可矜準三十朔後自吏曹一依應遷例移差京職於都政雖限滿後未經都政前勿遞○文令則以別檢仕滿者陞擬別檢則以本道叅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卷一
外文官國子分館以上擇擬依京 陵別檢例三十朔出六陞差於文令窠文令亦以三十朔為限遷轉於京職○奉事以參奉仕日之多少循序備擬直長亦如之令則以直長陞擬而副末望以道內已出六前銜備擬別檢以文官備擬而文官若不足則以時任奉事參奉計仕備擬於副末若值參外文官全無之時則以前銜直長以下姑為權差待文官之出減下而空遞可惜追後檢擬於參奉奉事○從前參奉既無上來肅謝之事至於令則既是出六之職使之上京肅拜草料等事依前

殿官例施行○凡生進外筮仕者出六前例有六品講出六後亦有守令講而本道則往來有弊幼學入仕仕滿者直為出六陞令後為肅拜上來則自吏曹無時開坐即受兩講首堂有故則雖次堂亦即舉行俾無遠道人久滯之弊○陵殿官廩料之自前半朔上下事體苟艱自今以後每員皆以全朔磨鍊隨品差等參奉大小米太合十斗白米三斗太三斗田米四斗奉事十一斗白米四斗直長十二斗白米三斗太三斗田米四斗令一石二斗白米六斗別白米五斗太四斗田米四斗檢與奉事同而皆以會外穀依京官頒祿例前月

後漢書卷之八十一
卷一
晦間使各邑分給○本道 陵殿祭享奉行之節
樹木禁養之道全不致意疎虞莫甚今此改官制
之後一倍惕念道臣依 慶基殿新規 濬源殿
舊例考績時另察勤慢嚴其黜陟俾有實效

以下
雜歧

甲戌夏公

內局提舉時

奏曰

聖上每以取世醫

下教

內局 聖意出於深遠局方世醫自有規模入屬內
院之後雖有別方不敢自主一從渠輩先進之議故
漸次純熟議藥議鍼論其功勞次次陞賞若以雜歧
已加資者許入則因其資高反執醫權將致無窮之
弊如鍼醫議藥同叅之類非堂下勿許則抱才而欲

入內院者自無雜歧之資方外有名醫術而拘於資
級者亦豈無別待令之舉乎 上曰所奏誠是以此
嚴立科條載於藥院謄錄

辛巳冬公

內局都提時

奏曰議藥同叅員數雖多除老病

與雜頃入直及入診者只李泰遠輩數員而已事之
苟艱莫此為甚保護之地不可徒用因循之政其中
病廢之人事當減下而金壽燴已經首醫鄭纘僑蔡
膺祐屢次待令於差備亦多勤勞則 聖意似或矜
憐此三人特為終其身給料其代即為差出好矣
上曰此事之當有久矣所奏是依此為之公曰本廳

御醫李興門多年病痼無望隨行亦當減下矣 上
曰可

癸未秋公

領相時

奏曰惠民署典醫監醫官卽次次抄
陞於內院者固不可以外司而忽之若其勸課成就
之規則提調與禮曹必合坐公堂分等試取當初定
制豈不深遠蓋兩司提調大典則各二員中間減爲
一員故行公自爾甚難試才等節未免疎虞依大典
加置一員而二員之中勿拘坐次使無故行公之人
主管事分付於吏曹及兩醫司似好矣 上曰可

甲申冬公

內局都提時

奏曰前則醫官之同時外任者多

今則只是一人其雖甚少猶勝於全無其前三廳堂
下醫官例爲輪差東班職以爲激勸之地而挽近以
來各廳雜技靡不除職獨本院諸醫久不收錄此輩
雖微旣在重地則豈可使有向隅之歎乎每每檢擬
雖不可爲間間收用恐不可已依前定式今番都政
三廳中一人隨其勤勞先爲舉行之意分付似好矣
上允之

乙酉夏備堂洪啓禧奏曰頃以兩醫司醫官等第事
伏承以優等者付審藥之 教矣今聞若以優等者
付審藥則其弊必甚於前云恐不如仍舊貫之爲愈

矣公領相時奏曰今此等第之論其來已久雖有自中紛紜之事明示其不可更張之意則渠輩安敢更爲生心乎至於審藥之置於祿官下者當初作法之意可見其縝密今若使優等者先占則其弊反有甚焉且凡事莫如仍舊貫之爲得使之依前舉行似好矣上曰可

辛巳冬公領相時奏曰禁漏官事頃有下教矣此輩亦一成廳者而本監不爲句管故初不擇人以致雜亂其中大不似者已令揀汰而此後依三學例各別精擇事定式似好矣上曰可

戊子冬公領相時奏曰以禁漏官之不善舉行近來則因傳教連以天文學官入直矣自今爲始禁漏官皆革罷其料付之入直官員乎上曰不過一時申飭禁漏官還爲入直可也公曰大抵禁漏廳之人多濫雜故易致生事臣意則禁漏官與天文官一體試取依大典定額如前作廳則似勝於前矣上曰可

辛巳冬公領相時奏曰聖上不以筭員之微賤而有所遺棄深示惜才之意至有酬勞之教臣謹以右相尹東度在度支時與臣消詳者仰達矣司贍提調之戶判例兼一如禮賓司畜而郎廳則中間革罷使戶

郎兼察今若減去筭員二額後復設該寺主簿二窠
一則戶曹以筭員自辟一則吏曹直差而以所減筭
員之料布移作該官策應之資則在經費小無所損
而筭員之聳動勸獎則極矣雖以銓曹言之不但爲
得一窠而資疏滯之政亦可以添兩員而廣差祭之
路於彼於此未見其掣碍而事係變通不敢直請施
行矣 上曰深知此輩之爲國效勞而他無酬勞之
典心常惜之今聞所奏此非新創一則爲渠輩勸獎
一則爲渠輩聳動成節目舉行公曰旣承 下教此
節目使戶判與吏判消詳講究後啓下好矣 上曰

可

甲申夏

上曰典涓司事卿其聞之否公

領相

奏曰

典涓司雖似冗官亦有舉行之事提調繕工提調例
兼郎廳叅上外直長奉事叅奉錄事遞兒事載於大
典此旣與他正職有異且錄事一經其職然後始爲
着帽帶而曾經他職者不許入屬捨此一路則似難
免於平頂巾此雖微賤者類之事宜蒙軫念且伊日
下教時其官員未及聞知不卽來待而實則見帶自
如非如有名無實之比自 上若俯悉此不必革罷
之狀則似或有更爲處分之道矣 上曰然則其下

教置之可也

丙戌秋公

領相

奏曰雜歧發身日益猥雜如三醫司

等仕滿遷轉者若得東班職則例爲去館內醫院尙用此法而其餘則古規蕩然醫譯寫象之類一任其爲固已寒心而兩府錄事亦以前銜還屬法例不然姑捨勿論大臣衙門雖曰體重以曾經內外實職之人還屬錄事更爲計仕豈不未安乎此等事雖若細節若能隨處遵法則亦可爲清仕路疏積滯之一端矣

御定洪翼靖公奏藁卷之十

